

纪念王震诞辰100周年丛书

王震

(下)

与

主编 万卫平 副主编 王瀚林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王震与兵团

(下)

主编 万卫平 副主编 王瀚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震与兵团 / 万卫平主编. —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9. 12

(纪念王震诞辰 100 周年丛书)

ISBN 978 - 7 - 80756 - 167 - 5

I. ①王… II. ①万… III. ①王震 (1908 ~ 1993)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411 号

王震与兵团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825228 5825226 5822310

传 真: 0994 - 5822600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167 - 5

定 价: 49.00 元 (全二册)

一位将军与一座城市

赵天益

50 多年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在这一瞬间，石河子发生了沧桑巨变，这座军垦新城，像幻觉中的海市蜃楼拔地而起，她的每一条街，每一幢楼，每一棵树，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工厂，都浸透着开拓者的心血。伫立石河子街头，每当看到小朋友们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一对对年轻情侣在林荫道旁诉说情怀、离退休老人在公园广场上打太极拳，我就禁不住想起王震将军，想起五十多年前跟随将军艰苦创建石河子新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就在这里建一座新城”

1949 年 9 月 25 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发布命令，动员部队“参加生产建设，改善自己的生活，节约国家的开支”。王震将军是命令的执行者，他号召“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队站在劳动生产战线之外”。1950 年春节过后，他带领十余万大军走出营房，踏着积雪，扛着枪炮，拉着帐篷走上生产第一线，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伊犁河两岸布点开荒。

石河子是王震将军首选垦区之一，他将二十二兵团数万将士安排在

这里垦荒，还要建立一座戈壁新城作为兵团领导机关驻地。为此，他率领兵团及所属九军的领导同志，于1950年1月和7月两次到石河子踏勘找地，西到乌苏，北到大拐、小拐，一路行来，刨雪看土，访农问稼，备受辛苦。踏勘途中，面对茫茫戈壁荒原，王震与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有一段精彩对话。王震说：“天知我来，铺下偌大一张雪花笺，陶将军岂可无诗于上！”陶峙岳说：“诗一时难成，念几句古人的诗可以。”于是吟了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当念到“汉家大将西出师”时，王震说：“我们今天出师为种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场战争。”念到“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时，王震说：“这是一首好诗，也是我们此行的写照。”陶峙岳念完诗，笑对王震说：“这洁白的雪花笺得王将军大笔图画才匹配。”王震说：“对对，我画你也画，我们大家共同来画。”此行踏得荒地400多万亩，二十二兵团遂定垦于此。

第二次踏勘选址建城，将军们冒着酷暑，进沼泽，钻苇湖，穿荆棘，攀山崖，察看了石河子周围数十公里内的地形地貌、河流泉沟、乔木灌木。访问了社会民情、四时风雨，还留下了一段夜宿车马店的轶事。1950年7月18日，他们投宿石河子西头的一个小车马店，土屋土炕，出门是苇湖，蚊子很多。晚饭，王震与店主一家共餐。饭后，店主制烟火驱蚊子，将军们在屋内围着油灯比较几处拟址的长短，至午夜才上炕睡觉。店主的烟火阻不住蚊子进屋叮人，闹得大家无计应付。这时，王震突然在房顶上喊道：“同志们，我找到个好地方，你们快上来。”大家移睡房顶，夜风习习，蚊子少多了。第二天早晨，王震综合大家的意见，手指东南方向1公里处的广袤开阔地说：“以那里为中心，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谁会想到，如今名扬中外的军垦新城石河子，竟是在晨曦熹微中，在车马店的土屋顶上来到人间的呢！

“把经济发展起来让我看”

1949年底，王震将军派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去中央要钱要粮，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那时候，驻疆部队地无一垅，只有中央给的生产建设指示和周总理这段蕴含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深意的话语。1950年一开春，十余万部队在王震将军带领下，走上生产第一线，创建军垦农场。第一年粮油自给过半，第三年自给有余，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有大量粮食支援灾区人民了。开始要老百姓供应粮食吃，现在拿出粮食给老百姓吃，这一反一正的变化，靠的就是艰苦奋斗。

那时劳动苦，生活也苦，有了粮食吃还要发展经济。建工厂没钱，王震的办法是：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将士们立即响应：抠就抠呗！这样一“抠”就把工厂“抠”出来了。具体是怎么“抠”的呢？这里有一组数字。节衣：军衣由1年两套节为1套，衬衣两件节为1件，棉衣1年1套改为两年1套；发的军帽节檐，军衣衬衣节领，上衣节去两个口袋；鞋袜自做。缩食：军区直属部队每人每天节口粮半斤，菜金9.6分，分别为供应标准的26%和60%，津贴费节约50%，累计每人每年节约90多元。节约的结果是艰苦奋斗，口粮少了吃瓜菜，肚子饿了紧裤带；衣服破了补补丁，补丁破了再补补丁；津贴少了省着花，花完了不花，大家不比花钱多，比谁花钱少。一名战士去理发，理了一半想起身上只有一毛五分钱，起身对理发师傅说，对不起，钱不够，剩下的一半不理了。理发师傅也是兵，当然不会给他理半边发。这是王震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得到中央的肯定和

赏识。毛泽东说，王震部队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跟，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

王震对石河子的关爱不胜枚举，有一件人们不愿说的事尤能说明这一点。1960年前后，农八师石河子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有粮有钱，有“富八师”之称。一是来这里要粮要钱、借粮借钱的人不少，给了的高兴不给的不满意，甚至说长道短，什么石河子“骄傲”呀，“为富不仁”呀，“利润挂帅”呀，“不突出政治”呀，不一而足。王震得知这件事后大为光火地说：“人家发展了说人家骄傲，骄傲在国外可是个好名词。你们也把经济发展起来，骄傲骄傲嘛，好让我看看！”那时还没有“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而王震已经按这种说法行事了：你发展我就支持你。

“一定要把地膜推广开”

1981年，已是73岁高龄的王震将军，1年之内带病先后4次来到新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慰问各族人民，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帮助稳定新疆的局势。在这几次视察中，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重要性讲到哪里。

经过反复调研和实地考察，王震认为必须尽快恢复生产建设兵团，这是稳定新疆大局的需要。1981年6月30日，王震亲自向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写信，再次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7月1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请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定，以凭

决定。”

1981年夏天，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到石河子调研，陪同前来的有水利部副部长陈实和肖全夫、谢高忠等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早晨在第一招待所（现石河子宾馆）的草坪上，他看了由畜牧专家刘守仁牵头培育的紫泥泉种羊场的军垦细毛羊。早饭后便到石河子农科所，他拄着拐杖步行三四百米，看了所有的地膜栽培试验小区。铺着洁白地膜的一方方试验田里，嫩绿的幼苗破土而出，欣欣向荣，他越看越高兴，还不断向科研人员介绍地膜栽培技术在东北地区应用的情况。

下午，王震乘车去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三连看大田地膜棉花。在棉花地头。王震握住连长殷延福的手说：“听说你们的地膜棉花种植面积大，长得也不错，我来看看。”殷延福说：“我们是第一年试种，现在长得还可以。”王震用手杖指着绿油油的棉田说：“好，我们到地里去看看去。”

王震走进棉田蹲下来，抚摸着茁壮的棉苗，面带微笑地问殷延福：“这块地多大面积？”“400亩。”“是怎样铺的膜？”陈实插话说：“全是用人工铺的，这个年轻连长决心很大，很有办法，我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集中一百多人铺膜。”他听后高兴地站起来，用手杖在棉田上空一划说：“日本人30年代就搞地膜种植，我们60年代在东北试种，现在新疆也开始种植了。”他又转向陈实：“去年石河子农科所实验地不是单产皮棉270多斤吗？我看新疆的条件比日本好，土质好，一定要把地膜推广开。”陈实告诉他，今年石河子种了4000多亩地膜棉，长得都不错。他听后赞许地点点头。离开三连时，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要科学种田，把地膜棉花种好管好，要固定专人管理，要建立责任制，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这样农场的经济就很快发展起来了，职工就富了。”

回到石河子招待所，王震顾不得休息就会见垦区团以上干部，并作重要讲话。他深情地回顾当年部队进疆、开荒生产的情况，强调科学种田，要求每个干部都要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从现在起就要做好明年全面推广地膜棉花的准备工作。他说：“石河子要种到20万亩，明年除留部分棉田作对比以外，其他都要实行地膜栽培。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有什么做不到呢？”

王震推广地膜植棉得到邓小平的赞赏。1981年8月13日，王震陪同小平同志再次视察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三连的地膜棉花时，小平同志叫着“王胡子”称赞他说：“你在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棉摊开了。”

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 杰出领导者——王震

王 黎

王震，毛泽东部下一员骁将，忠心耿耿，英勇善战。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率部驰骋西北战场，打扶眉，夺天水，取临洮、临夏，克西宁，越祁连，插张掖，解放酒泉，直叩新疆大门，促成新疆国民党军政“9·25”、“9·26”和平起义。王震遂率二、六军进军新疆，与陶峙岳所率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会合，将红旗插遍天山南北。

进疆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创造性地执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任务，在剿匪平叛、减租反霸、民主建政的同时，弘扬南泥湾精神，大规模地组织军队参加大生产。二军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六军向准噶尔荒原开战，二十二兵团全力开发石河子、奎屯垦区，实现了军队生活资料自给，得到毛泽东的赞誉：“我王震部入疆……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王震还率部大力开发水利、电力、交通、运输，节衣缩食建工厂，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创建国营农场，农林牧副渔并举，科教文卫齐进，全面开发大西北，为新疆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

业拉开了序幕，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王震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高远的前瞻目光、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务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早在1949年到1954年就动员了数万名山东、湖南、甘肃等地妇女参军、支边进新疆，尤以1952年、1954年从老解放区征召的近9000名山东妇女行势壮阔，成为当时西北边陲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其目的，就是让广大官兵扎根边疆，成家立业，使历代王朝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憾事不再重演。1954年10月，由二、六军大部、五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合编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为壮大兵团队伍，身为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亲定举措，亲笔写信，亲自动员、亲自指挥，从全国各地征召大批支边人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种专门人才奔赴新疆兵团。尤其是60年代初，王震经请示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宁波等城市动员十多万青年支边来兵团，其中上海支青达10万之众，举世轰动。

从1954年到1993年，王震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但他16次到新疆视察兵团，5进塔里木勘测荒漠；他亲手规划了军垦新城石河子，注视着它成为“戈壁明珠”；他最早在兵团垦区推广地膜棉先进技术；他反复警示兵团要劳武结合，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要兵地交融，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在兵团受挫的重大关头，王震总是以高度的政治鉴别力、敏锐性和责任心挺身而出支持、保护兵团。“文革”浩劫，他旗帜鲜明肯定兵团的伟大成就，关心保护以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为代表的老同志。1975年，伤痕累累的兵团被撤销。1978年11月，在王震直接关怀下，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澄清了原兵团大是大非。1981年6月，王震亲笔致信邓小平，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年8月，邓小平偕王震、王任重考察新疆，作出了兵团“是稳定新疆的

核心”，恢复兵团“确有必要”的重要论示。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王震历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震在操劳国家大事的繁忙中，仍心系兵团，他高龄之年仍频频拄杖前来新疆视察，亲切看望现仍驻守边疆的老红军老八路及支边青年，他深切关注着兵团事业的发展。

1993年3月13日，王震病逝于广州。遵王震生前嘱托，他的骨灰撒放天山。

（作者单位：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荒原踏勘

高缪镶 记事记录口述 王捷 整理

1950年7月的一个清晨，三辆轿车，一辆中吉普车从新疆军区东大楼鱼贯而出，驶上迪伊公路（现乌伊公路）。车上坐着威震八方的王震司令员、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陶晋初参谋长、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局长王鹤亭及一位苏联水文地质专家，这是一支由将军加专家等人组成的队伍，这是由王震司令员亲自选定的石河子荒原勘察团。

车队逶迤而出行，当车行到呼图壁县时，王震司令员说道：“把车开到九军军部，将赵锡光军长和军部管理农业生产试验的负责人陈冰同志拉上，行至玛纳斯县时又邀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正东同行。

汽车行至玛纳斯河滩，雄伟的玛河口进入人们的眼帘，王震司令员遥指千年积雪的天山冰峰，无不感慨地对坐在后座的陶峙岳将军说：“我看这座天山是无价宝嘞，那亮晶晶的千里冰雪，不是一个载不竭的固本大水库嘛？横贯在天山脚下的这一带成千上万亩的土地，不是建家立业的优越条件吗？我们不仅在这里开发农场，还要把石河子建设成为一座特色的花园城市。”“部队在这里先生产自给，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利自然资源，扩大生产，到那时，一定会给国家作出大的贡献嘞！”“我们已拥有了南泥湾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陶将军，你看不是这样呢？”陶将军被王震司令员富有鼓动性的宏论感动了，高兴的

答道：“这件事就请司令员交给我来办吧。”王震司令员随即爽朗地笑道：“由陶将军挂帅，那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啰。”人们听着将军们的对话，都兴奋得睁大了发亮的眼睛。

这时，从雪山顶上吹下来一阵凉风，使干燥的气息变得稍显凉润了，在凉爽的轻风中，乌兰乌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首长们随即下车，向前古驿道以北的洪荒款款走去。

乌兰乌苏，即蒙古语“苇子的海”的意思。这里芦苇遮天，篙草没人，成群的蚊子横飞，除了牛羊踏开的羊肠小道外，那里有什么路呢！这是陶晋初参谋长请示王司令员后，令我到附近部队去借马匹，让首长们乘骑。马牵来了，王震司令员关切地问苏联专家和水利专家王鹤亭同志：“能不能骑马？不然给你们一匹老实的，我在前面给你们牵着走怎样？”两位专家笑道：“我们搞地质与水利的，经常和荒漠打交道，若没有两条腿的功夫和骑马的本领，可能这个专家就当不成啦！”，大家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骑上马，在荒原中行走起来，虽说方便点，但那葱茏茂密的野蒿、红柳、芦苇、芨芨草，时时遮人视线，没人深的枝叶还不时划刺骑马者的面部，芦叶扫得人睁不开眼，脖颈被茸毛刺的火辣辣的，很不是滋味。

我们转南东行踏勘，榆树根旁，芦苇草丛中，不时惊起野鸡、野兔、小雀，百年榆树的枝上，还常常看到盘绕的蛇。

脚下实在没有路了。王震司令员勒住马向大家说道：“看来咱们不能让马带路啰。我们牵着它走，给它带路吧。”这时大家纷纷跳下马，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拨开树枝、草蔓，从荒原中踏着一條小路向前推进……

经过两天的勘踏，我们基本掌握了这里的地形、地貌、土壤、土

质、水源等情况。

在返回停车点的途中，王震司令员兴致勃勃地对陶峙岳将军说：“你是个老秀才，我向你讨教一个问题，有句古诗云，火焰山的热什么不敢来？”陶峙岳将军稍一思索说道：“那是唐代诗人岑参描写吐鲁番炎热的名句。原诗是这样的：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王司令员听罢，他将两句反复诵了两遍，随后向左右的同志们说：“我看，我们就是要把这两句给他改一改嘞，我看改成这样：瓜果遍地百花开，火车开到这里来。”

陶晋初参谋长接道：“司令员真可是个诗人嘞。当年岑参在北疆担任北庭都护节度判官职务时，也曾有这样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陶峙岳将军接道：“唐王朝在现迪化至阜康一带，设置了轮台县制，派岑参出任首脑，他在这一带进行屯垦，发展了农牧业和简易的手工业，对促进生产的发展是有一定建树的。”

王震司令员说：“那好啊，我们的祖先有本事嘞，那封建王朝能做到的事，我们就要比他们办得好才对咧。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领导我们的这支大军来一个：戈壁荒漠赴出去，塞外江南搬进来。让我们大家都来做这首诗，你们说好不好咧？”同志们齐声叫好。

踏荒的队伍自西向南缘行进，行至一片红柳地带时，马蹄声惊出了两只野兔。赵锡光军长随即拔枪，一举击中了一只，另一只惊恐地拐进了芦苇丛中，我跑去将击中的野兔提了起来。王鹤亭局长羡慕的说道：“赵军长的枪法真准啊！”赵军长答道：“还是不准嘛，要是准，那只也得躺在那里啦。”崔景谟部长说：“不小嘞，足有两公斤嘞。”

陶晋初参谋长说：“再有只就够我们吃一顿啦。”大家哄笑起来。赵锡光军长说：“看看前面，再能打到一只，就可以搞一个野营会餐

啦。”说着，我随即将野兔拴绑在鞍后，跟随首长们议论着打猎的趣谈向前走去。

在马背上抬眼望去，天山顶上的云团，乘风飘游，经斜阳照射，五彩缤纷的云朵，如孔雀开屏，好像是天山向踏荒者敬献的簇簇花束。

这时，从一棵矮榆树丛中，钻出了两只野鸡。野鸡见了我们吓得乱窜乱钻，我与陈冰来回追赶，当追到一墩高红柳根下时，见一只野鸡头部紧紧地塞入红柳根部的草丛里。后半身却露在外面，陈冰同志敏捷地跳下马去就把它提了起来。

在一旁的崔景漠部长风趣地说道：“现在时间已到午后，他俩也抓来一只野兔，正好我们就在这里来个野兔、野鸡大会餐吧。”陶峙岳将军说道：“南边得去，回老街又晚啦，就在这里搞个野味小餐也蛮好嘛。”这么一说，引起了首长们的兴致，都表示同意。我随即与陈冰、刘莲珠（长征炊事员）同志将所有的马匹牵在一起，分别拴在了红柳根下，即同崔部长搞起了野炊。

野味烧烤好后，王震司令员乐呵呵地对崔部长说：“你们的手艺不错嘛！与北京烤鸭差不多嘞。”就这样首长们在石河子南缘荒漠的土丘上，进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野味聚餐。

野餐后，正直午后骄阳炽人的时候，王震司令员决定由南向西踏勘，首长们欣然同意。我们好像在热浪里游泳，可是首长们却毫不介意地在马上边行边看，谈笑风生向前挺进。

我们转向西行，道路也不是那么顺利，一片片拐七扭八的老榆树挡了道。此时，王震司令员又逗趣起来：“看来，我们又得当步兵喽。”陶峙岳将军也插话：“步兵就是有它的灵活性嘛。”陶晋初参谋长说：“打胜仗还是得步兵打冲锋嘞”；大家又这样兴致勃勃地牵着马步行起来。

当行至一片芨芨草和矮蒿草地带时，草丛下不时有灰褐色的蛇出没，为防万一，赵锡光军长建议，每人拿一根树枝，边拍打边走路，来一个“打草惊蛇”式的行军。王震司令员即接道：“我们就是综合兵种嘛。”一下逗得大家笑声四起！

王震司令员和二十二兵团的首长们从乌兰乌苏踏荒回来，已近黄昏时分，晚上就住宿在石河子老街西端的一家车马店里。

晚餐是新疆佳肴——抓饭。店主人哈蒂尔见我们回来了，忙前忙后，很是热情。他与老伴争着帮我们的炊事员洗萝卜、切皮芽子（洋葱）又拿柴搭锅烧茶水，然后又拿出水果招待，为了尊重民族风俗，接受店主人好客的盛情，陶晋初参谋长示意不要拒绝，以表示友好。当抓饭做好后，王司令员让我去邀请哈蒂尔及其老伴来共餐。出于礼俗，司令员问我：“你还知道什么？”我答道：“在餐桌上与汉族不同的是，吃每一样食物，主人先吃，大家随后吃，这样表示里面无毒药，以表诚意”。哈蒂尔未让妻子来，而是自己过来了。我这时又盛了一盆抓饭送往哈蒂尔家中，这也是符合维吾尔族习俗和礼节的，哈蒂尔非常高兴。席间，王震、陶晋初首长分别向哈蒂尔询问了当地民情以及石河子老街几户人家的状况。哈蒂尔热情地作了回答，他最后说，石河子建新城后，他第一个搬进去。逗得大家满堂大笑。

经过这一天的奔走，首长们确有倦意了。崔景谟部长向邻近老乡借来了小凳子与几张靠椅，因为首长们还有一个会议要开。当时正是七月下旬，加上黄昏后，蚊虫一群群向人们的面颊与脖颈扑来。你即使双手不停地驱赶也无济于事。若用手向脸上一拍，手掌上便是一片血迹。为了熏跑蚊子，我与陈冰同志找来了几捆柴草，分成几堆，点燃后，压上青草让它冒烟，这样蚊子纷纷告退。深夜了，深蓝色的夜空里，宝石般的星星闪闪地眨着眼睛，哈蒂尔从家里拿来了两盏油灯，在首长们的住